

云南名城史话丛书



大理史话

吴晓亮 著



云南名城史话丛书



大理史话

吴晓亮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理史话/吴晓亮著. —昆明: 云南人民出版社, 2001.
(云南名城史话丛书)

ISBN 7-222-03184-7

I. 大... II. 吴... III. 大理白族自治州-地方史
IV. K297.4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0793 号

责任编辑 乔 枫
封面设计 鞠洪深
责任印制 洪中丽

云南名城史话丛书
大理史话
吴晓亮 著

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(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)
邮编: 650034

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

开本: 787×1092 1/36 印张: 4 $\frac{2}{3}$ 字数: 95 千字
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印数: 1-8 000 册

ISBN 7-222-03184-7/K·303

定价: 10.50 元

目 录

- 一 银苍玉洱/1
 - 美丽的大理坝子/1
 - 雄峻的点苍山/2
 - 生命之水十八溪/5
 - 烟波浩淼的洱海/7
- 二 先民足迹/9
 - 新石器时代的洱海居民/9
 - 青铜时代的洱海居民/12
 - 边郡制下的洱海居民/15
 - 羁縻州下的洱海居民/25
- 三 古城崛起/30
 - 西汉叶榆县的设置与城市的起始/30
 - 南诏的发展与城池的兴建/32
 - 洱海西岸的城市/39
- 四 一隅辉煌/42
 - 南诏国的迁都与定都/43
 - 苍洱第一都——太和城/48
 - 辉煌的都城——羊苴咩城/57
 - 短暂的都城——大厘城/83
- 五 大理国都/85
 - 几经更迭的政权/85
 - 大理国都羊苴咩城/87

- 国都的消逝/97
- 六 元代大理城/100
 - 从王都到地方治所/100
 - 段氏割据的继续/103
 - 元代大理城/106
- 七 明代大理城/114
 - 巍巍大理城/116
 - 工商业的发展/121
 - 文献名邦/122
 - 恬静的城市生活/125
- 八 清代大理/131
 - 清代大理城的城池和街区/132
 - 清代大理的经济发展/135
 - 清代大理的文化/140
 - 杜文秀总统兵马大元帅府/143
- 九 向近代转型的大理/147
 - “新学”教育的勃兴/148
 - 大理近代工业的崛起/151
 - 大理近代商业的发展/155
 - 一代英杰/157

一 银苍玉洱

美丽的大理坝子

大理古城，在我国云南省大理市的北部。其中心点约在东经 $100^{\circ}20'$ 和北纬 $25^{\circ}49'$ 处。古城静立在苍山中和峰脚下，在山湖秀美的大理坝子中间；东面，有烟波浩淼的洱海簇拥；西面，有雄峻伟岸的点苍山护卫，天地自然之气孕育着这座城市，洱海地区人们的勤劳、勇敢和智慧创造了这座城市。



大理坝子

从大理市南部城区（以前下关市的范围）北

行，人们总是在苍山和洱海之间一片相对平缓的区域内穿行。除了密集的人口居住区外，人们总可以看到成片的农作物，或绿、或黄，一片片、一片片自然惬意地舒展延伸到洱海的岸边。这片平缓的土地，就是美丽富庶的大理坝子。坝子，是云南人对盆地的称呼。而坝子，总是和云南的人口以及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。大理坝子也不例外。大理坝子是一片西北—东南走向的小平原。它北起洱源县下山口，南抵大理市凤仪镇，东有洱海，西依苍山，长约 60 公里，面积为 601 平方公里。因为大理坝子负山面水，所以气候平和。一直有“夏不甚暑，冬不甚寒，四时略等”的称誉。坝子的温度视风力的强弱而不同，古城和喜洲一带，温度偏暖。古城至下关，温度逐渐下降。苍洱之间的地表多为洪积冲积物所覆盖，人类聚居的地方多是在由西向东缓缓倾斜的、平均海拔约在不到 2000 米左右的冲积湖积平原上。由于大理坝子的气候、温度及土壤为人类在这里生存、为农作物在这里茁壮成长准备了一切，因此，它成为洱海地区人类最早发展起来的区域之一。

雄峻的点苍山

在大理坝子中由南而北穿行，公路始终与位于西面的青嶂并峙、雄峻伟岸的点苍山并行。点苍山，是横断山脉云岭南部最高耸雄伟的山峰。它自

西北向东南蜿蜒伸展，南北绵长 48 公里、东西宽约 10 公里。苍山自南而北，分列有著名的十九峰：斜阳峰、马耳峰、佛顶峰、圣应峰、马龙峰、玉局峰、龙泉峰、中和峰、观音峰（又名小岑峰）、应乐峰、雪人峰、兰峰、三阳峰、鹤云峰、白云峰、莲花峰、五台峰、沧浪峰、云弄峰。大理古城坐落在被南诏封为“中岳”的中和峰山脚下，其形成和发展，就得益于苍山地势的险峻。

苍山十九峰有丰富的物产资源，其植被史称是“松林荫翳”，“材木繁多”，“株直而高大”。苍山还蕴藏着矿产资源，如云弄峰有铁矿、银矿，五台峰有铜矿，白云峰有银矿，佛顶峰有金矿，莲花峰有盐等等，古人曾经对其开采和经营。然而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苍山的石材。据载，十九峰中的雪人峰、应乐峰所产花岗石甚佳。而玉局峰、观音峰、马龙峰、三阳峰、兰峰的础石（即人们熟知的大理石），不仅品种多，而且质地好。如马龙峰靠近溪水的地方，础石的石质坚硬，可用于建屋、修墓。因为它们有色泽差异，所以又适用于不同的建筑构件，以此增加建筑物的美。比如颜色青白者，多用作阶柱；色青而纯者，又多是分层累叠之材，可用作飞檐。三阳峰的础石石质最佳，以其色泽如水墨而著名，为诸峰之冠。这些石材，不仅石质好，而且因为它们有天然形成的山水、人物等图案和黑白相间的水墨色泽，以一种天资自然的形态诠释了世人的情感，最终，苍山石成为一种受世人喜

爱、名扬世界的产品。因苍山在大理，苍山石就被名为大理石。

由于点苍山较高，山峰多在海拔 3500 米左右，其中玉局、龙泉、应乐、兰峰的海拔都在 4000 米以上，而最高峰为马龙峰，高达 4122 米。因此，在春冬季节，苍山顶常有皑皑白雪。即使在初夏的五六月间，苍山依然“积雪皓然”。不由地使那些文人墨客对这一景致发出“飞来碧落千年雪，点破苍山六月寒”的赞叹。由于气温和日照等自然因素的作用，在夏秋之交，苍山十九峰的山腰上常常飘浮着白云，宛如玉带，形成苍山的又一奇特景观——玉带云，有道是“天将玉带封山公”，如此景观真要感谢大自然的垂爱了。苍山属于垂直性气候，使得苍山植被呈垂直分布，从高寒山地的灌丛、草甸，依次往下有冷杉、云南松林、落叶阔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等，至今还有植物 6 000 余种。古人曾形容苍山是“山色翠黛阴润，历秋冬不枯”。苍山中，花卉草木争奇斗艳，在文献记载中曾有山茶、丹桂、木莲等奇花异草，名目繁多。直到今天，生长最为繁茂的莫过于山茶和杜鹃。这两种花卉色彩绚丽，花期长，春日里，红白黄等各色错杂，山花烂漫。

在元明时期，苍山的美景已经深为时人欣赏和赞叹。文人墨客总结有“山腰云带、晴川溪雨、群峰夏雪、榆河月印、灵峰天乐、翠盆叠嶂、龙湫石壁、瀑泉丸石、嵌岩绿玉、天桥衔月”等“叶榆十

观”。叶榆十观中的大部分景致都源自苍山。今天，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，有的景致已经消逝，但后人仍然能从文人笔下领略当年苍山的俊美。

生命之水十八溪

苍山山峦沟壑相间，在苍山十九峰的峰与峰之间自然形成了著名的苍山十八溪。十八溪自南而北分别为阳南溪、葶苈溪、莫残溪、青碧溪、龙溪、绿玉溪、中溪、桃溪、梅溪、隐仙溪、双鸳溪、白石溪、灵泉溪、锦溪、茫涌溪、阳溪、万花溪、霞移溪。在古代，十八溪的溪水或流泉飞瀑，似骏马奔腾而下，以致“水激石跳，铿訇如雷”；或溪水潺潺，一涧三叠，静静流淌，最终都注入东面的洱海。对于大理而言，十八溪水出自点苍山，它们依山就势而下，往东流淌，成为大理古城的生命之泉，是大理人民的生命之泉。

一座城邑，通常有密集的人口，人们洗衣做饭离不开水；城内屋宇连栋接檐，为生存的安全、防范火灾也离不开水。因此，大理古城自诞生之时起，从未离开过十八溪溪水的供养。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在古城中形成了一个以十八溪水为主的城市水利网络系统。在明朝人的记载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古城中主要有四条流水，而且都源自十八溪。到民国初年，城中的流水分工是比较明确的。中和峰南面的中溪南支与绿玉溪合流，流入城中形成了古

城中的“卫前江”，主要供古城中部的城市用水。中溪的北支与桃溪的支流汇合，流入城中即“大马江”，主要供古城北半部的城市用水。在 19 世纪中叶以前，绿玉溪的一支曾经由西面流入城中，再由东门流出。古代居民们有的甚至在自己的院落中建造池塘蓄水，有的挖凿水井取水，使日常生活变得更为方便。相当长的时间里，十八溪中的中溪、绿玉溪、桃溪等一直是古城生活用水的主要来源。在 20 世纪 50 年代，溪水依然从古城中穿过，即使在今天大理古城的南门外，人们还可以看到一股溪水淙淙地流淌着。流水、小桥、街区、还有袅袅炊烟，都道出古城一派安详、静谧的心态。

千百年来，十八溪的溪水一直是大理坝子农田灌溉的主要水源。自苍山东下的十八溪水流经的地方，特别在苍洱之间的缓坡地带，大多分布有星星点点的人口聚落和农田。明朝人记载说，十八溪中“十五水流村落，大理民无一垧半亩无过水者”。勤劳智慧的劳动人民充分利用了十八溪水的东流而下的水势，为农作物的生长截取水源。当然，十八溪水也有任性的时候。在雨量过大时，它们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，毫无羁绊，肆意毁坏农田。不过，更多的时候，十八溪水赐予人们的是丰沛的水源。据文献记载，在 20 世纪初，十八溪仍然灌溉有苍山东麓，洱海西岸，龙首关和龙尾关之间的自然村落达 170 余个。由于“溪水所经，皆为沃壤”，所以说十八溪水滋润并成就了大理这片富饶的土地。

烟波浩淼的洱海

与西面青嶂并峙的苍山相比衬的是古城东面波光粼粼的洱海。如果把苍山比作一个伟丈夫，那么，洱海就是一个温柔多情的少女。

洱海，古代有“叶榆水”、“叶榆河”、“叶榆泽”、“西洱河”、“洱河”、“昆弥川”等名称。洱海之所以最终以“洱”为名，要么说它“形若人耳”，要么说它“如月抱珥”，因而得名。而“海”的叫法，则源于云南的习俗。在云南十八怪中就有一怪是“湖泊称作海”。这就是说，湖泊在云南多被叫做“海”。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，“叶榆水”的名称多在古代文献中使用；“西洱河”则主要指洱海西南的出口处开始向西流淌、最后又与漾濞江合流的一段河道；“昆弥川”随昆弥部族的消失而很少使用；“洱海”就成为这个湖泊最流行的叫法。

今天，洱海的面积约 250 平方公里，其水面海拔为 1965.5 米，平均水深约 10 米，蓄水量为 28.8 亿平方米，是云南高原仅次于滇池的第二大淡水湖泊。它南北长约 40.5 公里，东西最宽处有 8.4 公里，最狭处仅有 3.4 公里。如果从空中俯瞰，洱海从古至今特有的形状不变。洱海，今天依然是烟波浩淼，湖水清澈而湛蓝，水质的纯净成为现代社会的珍宝。这一切，得益于洱海周边的河流未被污染。洱海的湖水就是因这些河流溪水长年不

息地向心式聚集而形成。而后，又在洱海的西南端经西洱河向西流淌，最终注入澜沧江水系的漾濞江。

元明以后，洱海三岛、四洲、九曲胜境逐渐闻名于世，成就了美丽的洱海风光。洱海中的金梭、玉玃和赤文三岛，马濂、鸳鸯、清莎、大鹤洲四洲，莲花、凤翼、鹤翥、大鹤、蟠矶、牛角、萝蒔、蟠玃、高崑九曲，如一颗颗璀璨的珍珠，在湛蓝的湖水中熠熠发光。每到春风荡漾，泛舟湖中，西视点苍如蓬莱、阆苑，真正是一派雪与花争妍，山与水竞奇的旖旎景象。

大理，就是在这美丽的自然山水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。古城的沧桑，苍山的雄峻，洱海的万顷碧波已经融为一体。

二 先民足迹

新石器时代的洱海居民

在8 000年前，华夏大地上的两条河流——黄河和长江以慈母般的爱养育着大江南北的儿女们，将他们带入一个被今天的考古界称之为“新石器时代”的时候，人们已经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不断总结、不断发展，懂得怎样制作打磨石器，用改进了的生产工具从事较采集狩猎更高一级的社会劳动；人们已经意识到天然色彩和图案的美丽，用美来装饰和丰富自己的生活；人们已经生活在定居的环境里，并且发展起了原始农业、畜牧业，掌握了纺织、制陶等原始手工业技术；而且，人们能用简单的符号表达和记录某些事情，所有这些，都预示着新石器时期的人类，生活方式已经较前大大地跨越了一步，他们正在向文明迈进。

正是在新石器时代，洱海地区的先民们也在苍山和洱海的哺育下，咿呀学语，逐步成长，开始了他们的人生历程。迄今为止，洱海的周边已经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几十个。仅从苍山东麓山脚的缓坡处向东延伸，直到洱海西岸，北起今天的龙首关，南迄龙尾关之间这片狭长的土地上，就发现马龙、佛顶、龙泉、三阳、白云、云鹤、莲花、沧

浪、中和等同类遗址多处，而最具代表性的是佛顶和马龙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。

从苍山东麓的佛顶和马龙两个新石器遗址的发掘情况看，先民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已经积累有较前代进步的居住、生产和生活的经验。

他们多居住在距洱海海面高 500 米左右处。那里不再是山峦起伏、洞穴幽深的藏身之地，而是处于苍山的缓坡地带，地势平缓；他们的住所大多建在溪流的旁边。这样，平时人们便于生活和生产劳动；一旦遇到险境，人们又可以退入山林。这时的人们，已经较早期居住于山洞的先民进步了许多，说明他们不仅能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的优势，而且能寻找更舒适、更方便的环境。

他们会建造一种被称之为“半地穴”式的房屋。这种“房屋”不过是一种往地下挖掘的圆形或方形的坑，然后利用坑壁作为墙，又在坑的上面造一个圆锥形的草制的顶来覆盖。这样，就建成一个不仅可以遮风避雨，还可以及时排水，能保持住地干燥的早期的房屋建筑了。

他们的住所内有用于储藏物品的窖穴。从出土的工具可以看出，他们不仅定居，可能已经在缓坡上从事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，同时，也有捕鱼等其他形式的劳作作为生存方式的补充。在出土陶器的残片上，刻有简单的符号，约有 26 个。

从这些简单的符号可以看出，早在新石器时代，洱海地区的文化遗址就与黄河上游、中游地区

同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、马家窑文化遗址有许多相似之处。是文化现象中的殊途同归，还是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交流与传承？许多专家的研究证实了一点，很早很早以前，两个地域之间、人口聚落与聚落之间有过交流。今天所不能确定的是，洱海西岸、苍山脚下的居民从什么时候、经过什么途径、在什么地点、怎样与黄河上、中游地区的居民有过接触。

确实，在任何地区人类社会早期，实际上存在着一些不为今人所了解、不见于文字记载的通道。它们可能崎岖、狭窄、坎坷，漫长，但是却有着一一种坦荡而无畏的精神，勇敢地伸向前方。正是在这种无畏探索和延伸的过程中，连接了人类世界。原始通道，是不同地域交流、不同人群聚落交流、不同物产交流、不同思想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。它们就像永不停息的河流，给人与自然注入生命。它的存在，促使各种不同文化在空间范围内转移、播化、冲突，最终融合和发展。原始通道的存在，为洱海地区以后的发展、为秦汉时期中原王朝对连接和开通西南地区的交通，进行一系列大规模地、卓有成效地经略奠定了基础。

洱海地区的历史文化，或说大理的历史文化虽然有自己的发展轨迹，但是，从古至今，一直都与其他文化交流、融合相始终。

青铜时代的洱海居民

大约从公元前 16 世纪开始，中原王朝步入一个被学者们称之为“青铜时代”的时期。“青铜时代”主要是在殷商和西周两个王朝统治的 1300 余年中发展、兴盛并达到巅峰的。在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，虽然在时间上晚于中原，性质上也不同于中原，但是也经历过一个云南的“青铜时代”。

大约在公元前 12 世纪末，相当于商代中晚期，洱海地区在云南率先步入“青铜时代”。就目前所知，云南青铜器出土年代最早的，当属今大理州剑川县海门口遗址。遗址中虽然出土有许多陶器、石器和骨器等，但是，铜斧、铜镰、铜鱼钩、铜夹等 14 件铜器的出土，提供了一个信息：洱海地区的社会发展又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。

经专家鉴定，这些铜器中的铜斧和铜镰等，就是当地的先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经验总结中，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而制成的。他们用那些更为坚硬的青铜器逐步取代粗陋而易钝的石器，是人类社会的一大进步。此后，又有剑川鳌凤山、祥云大波那、弥渡等遗址的考古发掘，它们是春秋战国时期洱海地区“青铜时代”文化遗址的典型代表。在这些遗址中，出土的青铜器已经随着社会的发展有很大的进步，青铜器的数量大大增加，仅鳌凤山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就多达 227 件；青铜器的种类增多，